

二十四史輯要

冊五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五十一 宋

王安石 宋史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

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

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

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勾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

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願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力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塲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

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顥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況

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憊愚爲人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繇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垞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桃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

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一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

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雱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故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臆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旣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

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勝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患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

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聽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初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强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司馬光

宋史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于庭

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脩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

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克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毋楊歸其兄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

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諛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詔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

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其以手藥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

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
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
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
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
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
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
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
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
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
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

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西戎部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

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

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

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

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脩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

天申窘沮卽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

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掾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禭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

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蘇軾 宋史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

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旣除喪卽葬姑後官可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

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

搃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
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
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
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
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漸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
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
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
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
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
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
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
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淞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

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

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音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

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人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

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
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
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
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
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
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
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
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
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
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

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

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願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掬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

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旣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餽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

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牖以爲湖水畜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脩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

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大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

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試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

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隣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蓄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

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贖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于常州過葬軾汝州邾城小峨眉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鄆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篲遂籥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韻頡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

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李綱 宋史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

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尙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

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

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饒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

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尙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制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

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人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上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之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

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

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
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宮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
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
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
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
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勅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
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
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
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
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
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
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瓌蔡之地抗
唐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

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
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
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
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
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
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
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
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
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出涕惟
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
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
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
罷滅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

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綱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

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憊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及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職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

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

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

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詔黃潛善等議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旣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

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
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
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
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
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
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
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
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
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
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
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
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

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士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分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捷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

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雱爲二聖通問使奉

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章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

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

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尙書王時雍問於吳玗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賺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尙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誅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尙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

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而中原盜賊蠡起矣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裒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掠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

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讎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

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

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疆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

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審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

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僞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

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

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撻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

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威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

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鄜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

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彀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

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信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

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腴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日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湖荆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疏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擢拔昇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願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躡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

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
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
割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岳飛 宋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
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
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
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
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
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
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
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鷹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

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閩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夔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

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衆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靜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

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屯三壑爲楚援尋抵承州
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
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
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
秦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
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
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
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
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
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
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
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

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通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

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
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
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
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
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
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
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
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
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
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
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
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
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

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

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說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

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

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卽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今死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踴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卨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

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擾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

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
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
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囚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
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
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
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
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
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
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
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
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

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僂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

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
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
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
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
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
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
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
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
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
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
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
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

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
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
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
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
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
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
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
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
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
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
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
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
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

乏誠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厲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

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翰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佐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派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產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

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日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

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朱熹

宋史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

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

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褻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賓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

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在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

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

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

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墮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

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
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
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
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
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
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
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
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
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
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
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
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

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練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闖穴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

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媢狎奇袤雜進之害宜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
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
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
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
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
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
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
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
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
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
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

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
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
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
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
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
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
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
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
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
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
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陸

下之私人而靳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

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浸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

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
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
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
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
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
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
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
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
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阡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
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
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
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
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

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

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

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旣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旣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

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

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

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文天祥

宋史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

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
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
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
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
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
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
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
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
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
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
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輿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
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
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

且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徽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吧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闔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進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

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
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
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
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
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
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濟金應而去虞候張慶
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濟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
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
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
時賞諮議趙孟潔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
自江西起兵來會鄒瀛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瀛兵敗同起事者劉欽
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
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

入衛時賞孟灤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灤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卽鄒鳳于永豐鳳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棨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磨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

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瀾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瀾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濟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張唐熊桂吳希夷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

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其日燒蕤城葦率兩翼兵爲援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磨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

陳東

宋史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剋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追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

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金人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闔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搗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

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旣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諱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旣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慍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

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秦檜 宋史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徂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爲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爲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爲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玠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

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以爲然卽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旣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爲臣子今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爲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遣

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臬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尙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臬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尙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范宗尹建議討

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蠱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皆不聽旣而有議廢局以搖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敎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頤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劉棐爲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

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苟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爲莽卓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密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卽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牘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士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尙書樞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蘓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卽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領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進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卽宣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矰館伴矰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矰所以

不主和。劄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劄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尙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顛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慮擇藝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宮，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

行鼎以問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啟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外旣而校書郎許忻樞

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罪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程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尙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江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聲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己與哲等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

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揚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卽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

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復移書孫近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絢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慶皆言金人巨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墓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預備之策檜悉加黜責絢貶循州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盤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葛王褻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离喝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

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謂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泃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吐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臯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浚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爲樞密使

岳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朮有求和意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爲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檜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鞠久不伏卨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爲秦魏國夫人子燾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燾本王喚孽子檜妻喚妹無子喚妻貴而妬檜

在金國出燻爲檜後檜還其家以燻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己者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室撚者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常爲之草檄爲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爲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鏐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

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鏐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檜者爲守臣所告也先是議見國公出閣吏部尙書吳表臣禮部尙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鑑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圓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爲非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

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爲預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義。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卽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撫于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鏗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十八年。燻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爲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饑。十一月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誑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

郡奏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卽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礮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槌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獄成光竄已久詔永不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熺加少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訛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爲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索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訛煒又以嘗登李光蕭振之門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

年檜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密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

迹焉是歲進士黃友龍坐謗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兌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兌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爲第一檜從子煒焞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爲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卽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師遜爲詳定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燬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塤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趨爲李光求內徙趨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託人語言以中傷善類

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卽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啟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徐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

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燾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燾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臺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己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燾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諡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敦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詘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卽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

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奔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熺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尙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